



儒学与人类文明相处之道

(2005-5-12 15:39:04)

作者：颜炳罡

“对话或死亡”，人类真的别无选择了吗？不！学会相处也许比对话更重要。对话，对于不同文明实体增加了解，寻求共识，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然而，对话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诚如杜维明教授所言：“真正的对话是为了了解。没有了解，不可能把对方转化为学

习的导师。” [1]了解有的确十分重要，不过，即使有了了解，而没有一种己立立人的心态，同样不可能将对方转化为学习的导师，甚至不能视为平等的朋友。假若了解，是为了获取对方的情报，以便敌制胜的话，那么这种了解更让人失望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不同文明实体、甚至相互敌对的文明实体如果不想同归于尽，就要学会如何相处。一句话，学会相处，比练习对话更重要。相处是一种艺术，是一种智能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软的看不见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氛围。在西方文化中，有契约精神、法的精神，契约、法是硬的，冷峻的，然而匮乏软的看不见的相处之道、相处的智能。故而，在历史上，十字军东征，世界大战，殖民主义统治、教案等等，层出不穷。在中国，有法难、教案，但没有宗教战争；也曾攻异端，辟邪说，卫圣道，但没有制度化的宗教裁判处；有人文化成天下的担当，但没有借助武力强行推销自己价值观念具体的举措。对于异质文明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；对自己的文明，“礼闻来学，未闻往教”。中国文化，尤其是儒家文化本质是相处的智能。以色列人，巴勒斯坦人，没有学会相处之道，种族仇杀，战争的悲剧一再上演，美国人不知道何以自处，何以与世界上不同种族、不同宗教信仰、不同政治制度、价值观念的国家相处，只是一味逞其蛮力，让世界所有的民族与国家，都像它一样而整齐划一，让世界像美国，从而麻烦不断。9·11后，一个匿名电话，一份邮件，一声枪响，举国惊恐，大有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之感。这不是美国人之富，而是现代文明的悲哀！人，何以自处？何以与人相处？何以在家、国、天下中相处？乃至何以与天地万物相处？一直是儒家学者思考的中心。儒家的挈矩之道，忠恕之道，仁民爱物的情怀，天下一家意识等等，都是相处之道，相处的智能。开发这种智能对于今日的人类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二、儒家的“忠恕之道”与文明相处之道

忠恕，始见于《论语》。“子曰：‘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唯’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‘何谓也？’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在孔门高足曾子看来，忠恕贯穿孔子学说的主线、核心。何谓忠？何谓恕？就字面意义上说，中心之谓忠，如心之谓恕。忠有忠诚、公正、无偏不倚之意，如孔子说，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“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‘忠告而善导之，不可则止，毋自辱焉。’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“子曰：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”“言思忠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《礼记》有“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忠也”之说。然而忠这种意识或品质是在与人谋、与友交、事君等关系中或道德实践中呈现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德性。在《论语》忠与恕意义不同，恕近于仁或者说是仁，忠则不及于仁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载：楚国的令尹子文，三次被任命为令尹，无喜色，三次被罢官，也无怨色，在政权交接的时候，他都把一切工作交待的清清楚楚，子张问孔子，子文算不算仁。孔子认为，子文可以称得上忠了，但仁还不够。而恕在《论语》中就是仁。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’子曰：‘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恕道就是仁道，“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‘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仁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《孟子》也有“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《中庸》讲到忠恕之道其实讲的是恕道，它说：“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”“施诸己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，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另一种表达。而后世学者大都释忠为诚，为天道，为体，为本，为源，而释恕为人道，为用，为末，为流。如程子说：“以己及物，仁也；推己及物，恕也。违道远是也。忠恕一以贯

之：忠者，天道也；恕者，人道也。忠者无妄，恕者所以行乎忠也。忠者体，恕者用，大本达道也。”（《论语集注》卷二）朱子解释，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”（同上）薛碯认为，忠如水之源，恕如水之流。他不同意朱子的理解，指出《论语》是“借忠以明一之体，借恕以明贯之用，故知尽己推己其施无穷，则知一贯之理无不尽也。”[2]元人戴侗作《六书故》，其训忠谓：“尽己致至之谓忠”，“反身而诚，然后能忠。能忠矣，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，其道一也。”其训恕谓：“推己及物之谓恕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恕之道也。”[3]实际上，与后世突出忠不同，而《论语》突出了恕道精神，忠恕合用时，重点在恕或者说落实于恕，自程子以下，对忠恕的理解大都超出了《论语》意义的界域，尤其是对忠的理解与《论语》中的忠的意义已经相差太远。时下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，认为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”是忠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是恕，这种说法认为忠是积极的仁，恕是消极的仁，是仁之一体两面。这种说法顺宋明儒者言，未必合乎《论语》的原意。叩紧《论语》言，忠是在自我在道德实践中所应呈现出公正无私的心理状态，恕是仁道的具体体现。无论是从积极方面的仁，还是从消极方面讲的仁，都是恕，戴侗对忠恕的训释接近《论语》的原意。

[1] 郭齐勇编《杜维明文集》（一），《自序：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》，武汉出版社，2002年4月。

[2] 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卷八，《里仁下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97年。第266页。

[3] 同上书，第264页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